

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现状、问题及建议*

陈郁洁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 宏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郑懋森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 埃及的中文教育发展历史悠久，本土中文教师队伍初具规模，逐步壮大，成为埃及中文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本文调查了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的现状，分析了有利于本土师资发展的条件，包括：中埃友好关系的积极促进；政府对中文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孔子学院及中方机构的有力支持；本土中文教师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具有悠久的中文教学历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汉学专家；完备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健全的教师成长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埃及本土中文师资仍面临一些问题，包括：语音、汉字专业知识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薄弱；汉语教学方法落后；教学资源选择和开发能力不足；部分教师工作满意度不高，出现职业倦怠感；反思深度不足，学术研究积极性较低等。最后，本文从政府、高校、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针对埃及本土中文师资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埃及 本土中文教师 孔子学院 一带一路 师范专业

DOI: 10.3969/j.issn.2095-798X.2024.04.010

一、引言

2024 年是中埃建交 68 周年，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前进，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同阿拉伯、非洲、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a。埃及是中东以及非洲国家中最早开展中文教学的国家，中文教育蓬勃发展。目前，埃及已有 23 所大学开设中文系，设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2024 年全球中文教育主题学术活动计划项目“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评估模型构建”(SH24Y10)、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一带一路”国别化语言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的阶段性成果。

^a 详见《〈六十七载初心不改，中埃友好历久弥坚〉——驻埃及大使廖力强在埃及〈今日消息报〉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网址：http://eg.china-embassy.gov.cn/zagx/202305/t20230531_11086227.htm。

3 所孔子学院、4 所孔子课堂、2 所鲁班工坊、1 个中国文化中心，仅孔子学院的学习人数就高达 5 万人^a。2022 年 9 月，中埃签署《关于将汉语纳入埃及中小学作为选修第二外语的谅解备忘录》，开始在 11 所中学开展中文教育试点^b。这些举措推动了埃及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教师是“三教”问题的核心（崔希亮，2010），本土中文教师是埃及发展中文教育的中坚力量。埃及在培养本土中文教师上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中开罗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和苏伊士运河大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国范围内的中文教学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然而，目前针对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研究尚不充分，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教学技能、教学特点与效果、教师课堂输入语等方面，其中，王子义和牛瑞（2013）、希夏姆（2013）以埃及部分高校为例，介绍并分析了本土中文师资培养培训的现状和问题，李圃、黄道友（2014）全面回顾了埃及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发展制约因素，但这些研究距今已有十余年之久。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吴应辉，2022）。本文将基于大量翔实的数据对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埃及乃至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本土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鉴于此，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对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开展实证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有：

- （1）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的专业素养现状如何？
- （2）埃及本土中文师资发展有哪些支持因素？
- （3）当前埃及本土中文师资存在哪些问题？
- （4）如何进一步促进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的发展？

二、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现状

2.1 基本情况

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是“先高后低”（李宝贵、魏禹擎，2022）。埃及高校的中文教育已有将近 70 年的历史，而基础教育阶段才刚刚开始。目前，埃及拥有一支较为稳定的本土中文师资队伍，规模约 150 人。本次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 9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55 份，填写人员为来自 16 所高校、7 所公立中学和 3 家语言教育机构的本土中文教师，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现状。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教师基本信息，如性别、教龄、专业、学历等，第二部分为李克特五度量表，旨在借助量表的均值来判断教师素养高低。我们利用 SPSS.26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2 (>0.8)，KMO 值为 0.765 (>0.7)，Bartlett 球形检验 $P < 0.001$ ，说明问卷信效度良好。第三部分设置了单选题和多选题，从教学、培养培训、科研、单位及行业情况等几个方面调查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共采访了 12 位高校教师，包括 3 位教授、1 位副教授、1 位讲师、3 位副讲师和 4 位助教。本土中文教师分布和基本信息见表 1 和表 2。

a 详见《埃及专家：“一带一路”10 周年见证埃及中文教育的辉煌十载》，网址：<https://www.yidaiyilu.gov.cn/p/0QTP0DRC.html>。

b 11 所中文教育试点中学分别为：哈菲兹易卜拉欣公立语言学校、扎马力克岛官方语言实验学校、公立基金语言学校、未来埃及公立语言学校、英雄母亲公立语言学校、吉萨公立语言学校、法赫德国王学校、穆罕默德·哈尼·穆斯塔法烈士学校、第二区公立语言学校、尤塞夫·加拉公立语言学校、自由埃及公立语言学校。信息来自曾担任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埃及志愿者管理工作的郑懋森老师的实地调查。

表1 埃及部分高校本土中文教师数量(2023年春季)^a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本土中文教师数量(位)	中文系开设时间(年)
艾因·夏姆斯大学	公立	45	1956
苏伊士运河大学	公立	17	2007
开罗大学	公立	12	2004
哈勒旺大学	公立	10	2013
埃及科技大学	私立	7	2007
法鲁斯大学	私立	7	2013
明亚大学	公立	7	2015
十月六日城大学	私立	6	2017
本哈大学	公立	6	2016
卢克索大学	公立	3	2016
埃及英国大学	私立	3	2019
苏伊士大学	公立	3	2018
亚历山大大学	公立	2	2018
阿斯旺大学	公立	1	2013

表2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基本信息表(N=55)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7	12.7%	留学经历	有	35	63.6%
	女	48	87.3%		无	20	36.4%
年龄	20~30岁	43	78.2%	专业背景	文学	13	23.6%
	31~40岁	9	16.3%		语法	18	32.7%
	45岁以上	3	5.4%		翻译	16	29.1%
单位性质	公立大学	35	63.6%		国际中文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6	10.9%
	私立大学	6	10.9%		其他	2	3.6%
	其他机构	14	25.5%		教龄	0~1年	16
学历	本科毕业	20	36.4%	1~3年		18	32.7%
	硕士在读	12	21.8%	3~7年		14	25.5%
	硕士毕业	3	5.5%	7~10年		4	7.3%
	博士在读	9	16.4%	>10年		3	5.5%
	博士毕业	11	20.0%				

由表1和表2可以得出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基本情况为:一是男女比例失衡,男性占比12.7%,女性占比87.3%,在访谈中多位教师也提到女性中文教师远远多于男性教师;二是师资队伍年轻化特征明显,教师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占比为78.2%,教龄在3年以内的有61.8%,可见师资队伍里年轻教师和新手教师

^a 数据来自曾担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埃及志愿者管理工作的郑懋森老师的实地调查统计。

居多；三是各教学单位之间师资力量不平衡，本土中文教师主要分布在艾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和开罗大学，这三所都是中文系成立时间比较长的高校，尤其是艾因·夏姆斯大学拥有45位本土中文教师，师资力量雄厚，其他单位的教师数量则很少；四是本土中文教师的学历和专业化程度较高，教师均为本科毕业及以上，在读和已经毕业的硕博士占比超过六成，并且多数教师毕业于文学、语法和翻译专业，63.6%的教师有中国留学经历。

2.2 专业素养情况

本文参考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T/ISCLT001—2022)(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2022), 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研究(王添森, 2015; 吴勇毅, 2015), 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感以及专业发展四个方面对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情况进行调查。

2.2.1 专业知识

中文专业知识涵盖中文基础知识、语言技能、第二语言习得知识以及中国文化与国情等方面。

教师在问卷里对专业知识进行自评, 通过利克特五度量表的均值可知,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在各个知识领域的掌握程度排序如下: 中文基础知识(4.12) > 中国文化与国情知识(3.94) > 语言技能(3.85) >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3.01)。本土中文教师在语法方面表现最为出色, 而在语音知识和汉字方面相对薄弱。在口语技能方面, 本土中文教师最擅长翻译, 其次是阅读, 而在口语和写作方面表现不理想。正如教师N所言, “有些词语的声调我还记不住, 还有要变调的情况”; 教师S也谈到, “我们都在电脑上打字, 不怎么写字, 所以很容易忘记汉字的笔画, 还有很多形近字也难以记住”。

在第二语言习得知识方面, 有85.5%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掌握得不好, 多数教师仅凭借个人的中文学习经验进行教学, 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在中国文化与国情知识方面, 有45.5%的本土中文教师提到自己需要相关知识的培训, 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缺乏了解。受访者N认为: “了解中国、懂得中国情况的人很少, 像埃及的一些研究中心, 研究中国的相关人员无一人懂中文, 他们从西方国家的学科角度来研究, 因而会有偏见和错误。所以希望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多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

2.2.2 专业技能

本土中文教师专业技能主要包括中文要素教学、中文技能教学以及教育技术。在中文要素教学方面,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更擅长语法和词汇教学。由于缺乏目的语环境, 他们在语音和汉字教学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教师P表示“希望由中国教师来教授语音课”。

在中文技能教学方面,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更擅长翻译和口语教学。翻译教学是埃及中文系的传统和特色, 随着来埃及的中国游客和企业越来越多, 埃及对中文翻译的需求也持续增加, 更有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为中文翻译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外, 访谈中一位教师提出他对口语教学的见解: “地道是口语最高的境界, 每个中国人的发音都可能不尽相同, 可他们也能够正常沟通, 就是因为他们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希望学生不要盲目地追求标准发音, 而是应该放在地道表达上, 要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 才能达到学习中文的最终目标。”可以看到, 一些资深本土中文教师对中文技能的教学和掌握有深刻的理解。

教师教育技术涵盖信息化教学、网络资源应用和线上教学能力。本次问卷调查显示, 在埃及本土教师中, 80%的教师使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 对多媒体技术的掌握情况较好。教师P说道: “我经常使用艾因·夏姆斯大学的网络平台进行教学, 参加了很多线上教学的培训。”然而, 具体而言, “我能在网络上找到有用的教学资源”“我能够有效运用线上教学平台”各题的均值分别为3.47和3.68, 显示出埃及本土教师在网络资

源应用和线上教学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2.2.3 专业情感

教师的专业情感是影响个人和职业成长的重要因素,既可以成为教师发展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阻碍。在学术界,对于教师专业情感的定义尚不一致,在此我们主要关注教师的职业动机、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感。

在职业动机方面,教师对中文的热爱是主要的内在动机,良好的社会地位则作为外在动机。同时,学生时代教师的引导也不可忽视,访谈中,多位受访者谈到影响自己一生的教师,并希望能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优秀中文老师。经分析,不同性别的教师在职业动机上存在差异。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您为什么当中文老师”这一多选题,数据显示,男性中有57%倾向于因为社会地位高当中文老师,28.6%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而在女性中,有83%的教师因为喜欢中文而选择这一职业,35%是因为学中文时受到老师的影响。这说明,男性更加看重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而女性更注重内在的情感体验。此外,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相对轻松的工作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师J认为,“男性一般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收入比较低,还不如在外面工作;对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一周可以上两三天课,暑假寒假都有,以后结婚也不会影响家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教师远远多于男性教师。

受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整体均值为3.34,这说明本土中文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为一般。具体分析,对工资(2.41)、网络(2.63)以及多媒体配备情况(2.85)的满意度分值均低于3。访谈中,许多教师提到工资较低,因而他们会从事一些兼职工作,例如自由译员、书籍翻译,或者到其他大学担任兼职教师。一些老牌大学的设施相对陈旧,缺乏多媒体设备,而新建大学的设备较为先进,但是中文教师的数量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多媒体设备的总体使用率和有效配置情况并不太理想。

在职业倦怠感方面,“我已经开始厌倦现在的工作了”一题的均值为1.58,介于“非常不赞同”和“不赞同”之间。其中,有12位教师选择了“一般”,这表明虽然教师整体的职业倦怠感较低,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进一步调查显示,引发职业倦怠感的原因主要是收入水平低、职称压力大以及工作量大。其中,36.4%的教师每天工作超过6小时。此外,还有9.1%的教师提到,学校管理不当、超出教学范畴的工作占用过多时间和精力,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感。

2.2.4 专业发展

根据《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T/ISCLT001—2022)(世界汉语教学学会,2022)第五条关于“专业发展”的内容,我们将专业发展划分为四个方面:学习与培训、教学反思、学术研究以及职业规划。

在学习与培训方面,埃及本土中文教师自主学习和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问卷调查显示,有60%的教师表示一有时间就学习,但也有40%的教师由于教学工作繁忙、需要照顾家庭,能够投入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在培训上,除了8位教师从未参与过相关培训外,85.5%的教师均参加过1次或多次的教师培训。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高校并没有强制要求本土中文教师必须参加与中文教学相关的培训,而且有61.8%的教师所在单位并没有提供专门培训,因此他们大多是自己报名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培训活动。

在教学反思方面,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具有良好的反思意识,“我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一题的均值为4.48,但反思形式却不太理想,例如“认真写反思日记”一题的均值仅有2.45,有63.6%的教师没有固定的反思形式,只是在课后随意思考,还有5.5%的教师仅随意记录,缺乏具体反思细节。这些情况表明,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反思方式相对零散,不够深入也缺乏系统性。

在学术研究方面,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参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较低,整体的研究水平一般。具体分析,“我认为中文教师的科研工作很重要”一题的均值达4.58,说明本土中文教师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有相当的认知,但发表论文和参与学术会议的均值仅分别为1.47和2.85。由问卷数据可知,高校教师中未发表过论文

的占比为 67.3%，有 30.9% 的教师经常参加会议，仅有 5.5% 的教师在会议上有过发言经历。我们让教师对自己的科研能力进行自评，通过李克特量表计算均值，分析不同职称的教师在“学术研究能力”上的差异，结果详见表 3。

表 3 不同职称本土中文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差异性分析^a

评价指标	助教		副讲师		讲师		副教授	
	均值	标准偏差	均值	标准偏差	均值	标准偏差	均值	标准偏差
总体学术研究能力	3.13	0.507	3.51	0.396	3.61	0.133	3.91	0.088
论文发表能力	1.10	0.301	1.50	0.527	2.44	0.527	4.00	0.000

借助 SPSS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我们发现不同职称本土中文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p=0.014 < 0.05$)。从表 3 可知，在论文发表方面，副教授的得分是 4.00，讲师的得分是 2.44，均远大于助教的 1.10 分和副讲师的 1.50 分，这说明副教授、讲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大于副讲师、助教。

在职业规划方面，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对未来发展普遍有初步设想，但也有少数教师感到迷茫。调查显示，约 94.5% 的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希望持续提升自己，包括提高中文能力、教学技能、学历水平以及职称等。此外，有 92.7% 的教师表示他们会继续从事中文教学工作，仅有 7.3% 的教师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三、埃及本土中文师资建设优势

埃及中文教育开展历史悠久，其本土中文师资建设存在独特的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中埃双方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政府高度重视，孔子学院大力支持，本土中文教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汉语教学历史悠久，拥有一批杰出汉学家，具有完备的中文学科培养体系和健全的教师成长机制。

3.1 中埃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埃关系持续向好是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发展的前提条件。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68 年来，中国与埃及在政治上高度互信，在经济上贸易往来频繁，在文化教育领域积极交流，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进入埃及，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埃及民众也愈加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学习中文的需求持续增长，为本土中文教师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同时也使他们在教育界和社会上获得更多尊重和认可。

3.2 本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埃及政府对中文教育的高度重视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重要保障。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设立多个中文教育机构，如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本土中文教师培训提供了教学场所与平台。同时，埃及政府与中国密切合作，积极推动中文教师的国际交流计划，为本土中文教师提供前往中国深造、交流的机会。2020 年 9 月 7 日，埃及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将汉语纳入埃及中小学作为选修第二外语的谅解备忘录》，从 150 多名应聘者中选拔了 11 名优秀人才成为首批中文教育试点中学的中文教师，并为这

^a 教授未填写问卷，而是参与了本次访谈，故这里没有列“教授”的职称。

些教师提供了培训和支持资源^a。可以看出,埃及政府的举措给本土中文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有利的支持。

3.3 孔子学院及中方机构的大力支持

孔子学院在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培训中扮演主要角色,涵盖了所有参与教师培训单位的74.6%。埃及孔子学院(课堂)的中方合作院校有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这些高校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为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培训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 and 雄厚的师资力量。此外,首批试点中学的本土中文教师还参与了由中国网龙网络公司主办的“中文AI互动课件教师培训营”。该公司为埃及师生提供电子白板、备课软件,并提供智慧教室搭建所需的硬件及软件服务,目前已被埃及政府确立为国家K12教育指定线上学习平台^b。

3.4 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具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随着中埃合作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埃及政府对中文教育的重视,中文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的推动者,良好的职业前景使得从事中文教育成为一个备受鼓励和推崇的职业选择。同时,中文教师的良好社会声望激励更多教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增加教学经验,这有助于提升中文教育的整体质量。

3.5 悠久的中文教学历史

埃及的中文教育至今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是中东以及非洲地区最早开展中文教学的国家。1954年,中国首位中文教师抵达埃及的开罗大学,开启了非洲国家中文教育的新篇章。1956年,开罗高等语言学校创设中文班,随后于1958年设立中文专业,并在1973年并入艾因·夏姆斯大学。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成立中文系,首批学生于1981年毕业,成为埃及的首批本土中文教师。此后,包括爱资哈尔大学、开罗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等20多所高校陆续设立中文系,中文教学网络以开罗为核心向全国辐射。目前,埃及拥有一支150人左右的本土中文师资队伍,分布在20多所高校、中学、孔子学院(课堂)以及社会教育机构。

3.6 一定数量的杰出汉学家

在深厚的中文教育基础上,埃及孕育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为中埃语言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 Hamdy)教授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第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也是埃及第一代汉学家。此外,还有在中阿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领域杰出的娜希德教授(Nahed Abdulla Ebrahim),苏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大海(Hassan Ragab)教授,以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穆赫森·法尔贾尼(Muhsen Ferjani)^c等,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中国文学作品,还编著了关于中国文化、社会、经济等的专著。同时,这些汉学家多数在高校担任教职,兼任中文系主任、孔子学院埃方院长等职务,他们亲自参与招生与培养工作,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本土中文教师。

a 详见《埃及中学中文教育试点项目启动仪式暨中文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成功举办》,网址:http://eg.china-embassy.gov.cn/ajly/202209/t20220927_10772152.htm。

b 详见《网龙利用AI技术助力埃及中文教育发展,首批中文教师培训已全面开展》,网址:<http://www.nd.com.cn/content/2022-11-20/20221120235106157.shtml>。

c 详见《埃及汉学档案》,网址:<http://www.cctss.org/article/headlines/6781>。

3.7 完备的本硕博培养体系

当前,开罗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以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中文学历教育体系,涵盖了四年制本科、两年制硕士和三年制博士的各个培养阶段。同时,埃及多所高校也通过“孔子学院奖学金”“新汉学计划”等项目派学生前往中国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埃及高校明确规定,学历、学位直接与职称评定体系挂钩,这也激励教师们持续不断提升自身水平,调查显示,有38.2%的本土中文教师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课程为学生奠定了扎实的学科基础,硕士和博士阶段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翻译等领域的知识,为他们未来从事中文教育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充实的专业背景与智力支持。完备的中文学历教育体系为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储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8 健全的教师成长机制

目前,埃及在本土中文教育领域已形成“助教—副讲师—讲师—副教授—教授”五级教师梯队体系,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埃及高校每年都会从本科四年级选拔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作为备用师资加入中文系担任助教。他们在完成硕士学业后可以晋升为副讲师,取得博士学位后可以晋升为讲师。这个晋升过程必须在十年内完成。根据埃及最高大学委员会2019年7月18日批准的《高校副教授、教授评议办法》第30条规定^a,从讲师到副教授需要满5年工作时间,发表5篇论文,完成6~7项研究,副教授到教授亦是如此。在访谈中,多数教师表示愿意长期投身中文教育,并且具备强烈的自我发展愿景和明晰的职业规划。可以看出,埃及本土中文教师拥有相对健全、合理的教师成长机制,教师成长路线清晰,晋升标准明确,这一成长机制不仅推动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优质师资的培养。

四、埃及本土中文师资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4.1 专业知识

4.1.1 语音与汉字专业知识较为薄弱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在汉字和语音知识方面比较薄弱。分析原因,主要是受目的语环境影响和物质条件不足等因素限制。在采访中,教师N认为:“汉字最难,尤其现在都用电脑打字,手写机会很少。”教师J谈道:“老师们除了教学外,其他时间几乎不怎么说汉语,和中国老师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学校的语音室不够用。”另一方面,这也与培养课程和学习方法有关。埃及高校的培养课程偏向文学、翻译、语法和阅读课程,口语课较少。多位教师提到,他们学习汉字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重复书写来加强记忆,很少深入了解汉字背后的意义,这种学习方法导致记忆不够持久。

4.1.2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较为匮乏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是指导中文教学的根本思想,反映了人们对中文教学客观规律的认识,并以此来处理教学实践中各种问题(刘珣,1997)。然而,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在这方面的相关理念相对匮乏。例如,在教学语言方面,不论是初级班还是高级班,问卷调查显示有69.1%的教师使用比例相当的母语和目的语,只有少数教师意识到需要根据班级类型、课程性质和学生中文水平来调整母语和目的语的使用比例。在高校的培养课程中,缺少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内容,培训也很少涉及相关知识。这种情况不利于本土中文教师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高效地进行教学。

^a 详见埃及教育新闻网,网址:<https://www.egymoe.com/245595/245595-autosave-v1>。

4.2 专业技能

4.2.1 汉语教学方法较为落后

在教学方法上,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理解和应用存在一定不足。埃及高校中文系的培养课程几乎没有关于教学技能的内容。此外,高校招聘教师主要关注本科毕业成绩,对教学技能并未提出明确要求,这导致了教师的教學能力难以得到保证。正如L教师所言:“不知道自己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否正确,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去授课。”P老师也提到:“不是所有人都有教学能力,比如说有些人的中文水平是非常高的,可是他们不能教中文。”虽然中方教师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但由于网络和多媒体设备的限制,这些方法难以真正有效地应用,大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模式。

4.2.2 教学资源选择与开发能力不足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在教材编写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目前,埃及尚未拥有一套与学生特点和学制相匹配的教材,现有的自编教材都是从不同的中国教材中选取部分内容,进而组合而成的简易读本或自编讲义。这些教材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不符合中文教材标准,没有明确的编写理念,缺乏创新性(希夏姆,2013);教材内容陈旧,部分内容并不适合在埃及的教学环境中使用,其本土化程度还有待提高;课文之间缺乏逻辑关联,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陈宏等,2021)。网络上现有的教学资源质量良莠不齐,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教师对于教学资源的需求。

4.3 专业情感

4.3.1 工作满意度较低

调查结果表明,埃及本土中文教师整体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带来不满的方面包括薪酬水平、网络设备、管理规定和培训机会等。54.6%的教师对薪酬待遇表达不满,分别有87.3%和70.9%的教师认为学校的网络状况和多媒体设备较差。在发展支持方面,有34.6%的本土教师认为,学校提供的培训机会太少,且培训内容不够全面、缺乏针对性以及线上培训效果不太理想等。

4.3.2 部分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感

尽管绝大多数本土中文教师是出于热爱而从事中文教学,但仍然有一部分教师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职业倦怠感,主要原因在于沉重的工作量和职称晋升带来的压力。埃及高校的本土教师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教师J说道:“作为一个助教,如果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升级为讲师的话,你就会被调到行政部门,不能从事教学工作。”此外,教师P反映:“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而且我们有很多行政工作,所以压力非常大。”由此可见,职称压力以及教学之外的工作消耗了老师们大量的精力,加上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逐渐削减了中文教师的热情,引发职业倦怠感,进而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4.4 专业发展

4.4.1 反思深度不够,形式单一

反思是教师不断发展的重要方式,教师在实践中反思,将外在知识转化为内在知识,从而获得“行动中的知识”(唐纳德,2007:199~200)。研究发现,埃及本土中文教师的反思能力有待提升,主要表现在反思形式较为随意、零散且单一。实际上,只有约21%的教师坚持写反思日记,其余大部分教师仅在课后简单思考,缺乏对问题的深入探究,这样的反思方式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帮助改进教学方面的作用。

4.4.2 学术研究积极性较低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里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较少,特别是讲师及以下职称的教师科研积极性低。埃及

高校的助教升为副讲师需要获得硕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会自动晋升为讲师，只有从讲师升为副教授、教授才对科研有要求。因此，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在晋升为讲师后可以选择专心从事教学工作，也可以选择兼顾教学和科研以提升职称。然而，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埃及本土中文教师通常忙于学业和教学工作，只能将少量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即使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晋升为讲师，选择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多。正如有的教师所言：“评上讲师以后，很多人不想升级为副教授，因为他们觉得做研究太麻烦。”

五、埃及本土中文师资发展建议

5.1 政府层面

5.1.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教学环境

政府应积极考虑增加中文教育预算，确保教育领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些经费可以用来满足教师培训、教材编写、出国交流等需求，以及改善教学设施，提供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技术等，从而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与支持资源，提高工作满意度。同时，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为本土中文教师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资待遇，以更好地激励他们投入教育工作中去。

5.1.2 建立中文师范专业，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埃及的中文系侧重于中阿互译能力和系统语法知识的学习，研究生专业分为文学、语言和翻译三个（李香叶，2021）。整体来看，中文专业培养体系中缺乏中文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内容，这导致真正上岗的教师难以胜任教学任务，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摸索教学方法。为此，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中文师范专业，为教师提供全面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支撑。在师范专业培养过程中，鼓励本土教师与中方教师合作开展科研项目，或者合作指导硕士和博士论文，培养更多、质量更高的高层次的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本土人才（吴勇毅，2020），这将有助于建立起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实践基地（希夏姆，2013），更好地为未来的本土中文教师提供专业支持与指导。

5.2 高校层面

5.2.1 加强顶层设计，统一培养标准

埃及各高等院校虽然拥有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但相同课程类型在不同高校间所选用的教材存在差异。即便是同一所高校，在教师变更后所采用的教材也可能发生变化。这导致学生的学习内容不够连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也参差不齐。主要原因在于埃及缺乏统一的教学标准和大纲，且尚未形成适用于埃及学生和学制特点的教材体系。因此，埃及高等院校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基于现有的雄厚师资力量，着手拟定中文教学大纲与教材，具体操作时可以组织本土专家团队，邀请中国专家提供指导与支持，研发适用于埃及中文教学的标准、大纲，并共同进行教材编写工作。

5.2.2 调研培训需求，搭建资源平台

埃及本土中文教师普遍认为，现有培训缺乏针对性，培训内容难以适应埃及的实际情况。因此，埃及高校可以广泛调研培训需求，使培训内容更贴近本土中文教师的实际教学环境，尤其是在翻译、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编写和使用方面。此外，埃及当前缺乏学术交流平台，亟须为本土学员教师培养增加教学实践机会，提供非母语专家教师示范，构建多元包容的教育环境（郑航等，2023）。高校可以建立中文教师的资源共享平台，以促进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教师们可以相互借鉴，共享教学经验、教材资源和教学方法，也可以共同探讨教学中的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合作共赢的教学共同体。

5.3 个人层面

5.3.1 培养自主学习理念, 强化合作与反思能力

教师应该成为自主的“反思实践者”(王添淼, 2010)。本土中文教师需要培养自主学习意识, 并将内在的推动力融入个人成长中,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同时, 教师还应加强合作意识, 积极与埃及、中国教师展开合作。在教学反思方面, 可以考虑采用定期编写教学日志、多方位收集反馈、定期设立目标、积极观摩示范课以及参与教育培训等方法, 通过不断总结教学实践经验和教训,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5.3.2 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提升专业素养与技能

在学科建设初期, 多位学者已认识到, 国际中文教师应当具备深厚的研究能力, 以深刻理解中文教学规律, 创新高质量教材和教学方法, 唯此才能培养出一支高水准教师队伍(刘珣, 1996; 陆俭明, 2005)。针对埃及本土中文教师而言, 提升科研能力势在必行。例如: 积极参与教学研究项目, 以获得更深刻的见解, 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创新策略; 关注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通过阅读学术文献、参与学术研讨会等途径, 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和趋势。

六、结语

埃及和中国之间的文明互鉴源远流长, 始于古代丝绸之路, 延续至今。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的“2030 愿景”相互交融, 中文教育在埃及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 埃及本土中文师资队伍建设的重心应放在增加资金投入、规范培养标准、设立中文师范专业、构建资源共享平台等方面。同时, 教师个体应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反思的意识, 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埃及中文教育历史悠久, 本土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稳步推进。通过总结埃及本土中文教师发展经验, 分析存在的挑战及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 可以为海外本土中文师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促进国际中文教育进一步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宏, 刘帅奇, 郑懋森. 埃及中文教育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及应对策略[J]. 阿拉伯研究论丛, 2021(2): 57-75.
- 崔希亮. 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核心与基础[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1): 73-81.
- 李宝贵, 魏禹擎. 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因、模式与优化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3): 153-160.
- 李圃, 黄道友. 埃及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及制约因素分析[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4, (1): 68-74.
- 李香叶. 埃及高校汉语教学调查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 刘珣. 关于汉语教师培训的几个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2): 100-105.
- 刘珣. 试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兼论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1): 69-78.
- 陆俭明. 汉语教员应有的意识[J]. 世界汉语教学, 2005(1): 60-63.
-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T/ISCLT 001—2022)[S].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唐纳德. 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反思[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王添淼. 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由《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引发的思考[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2): 25-30.
- 王添淼. 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 229-231.
- 王子义, 牛端. 埃及汉语师资的现状与对策分析[C]. 姜明宝主编,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现状与对策. 北京: 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 2013.

吴应辉. 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 103-110.

吴勇毅. 关于教师与教师发展研究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5 (3): 4-8.

吴勇毅. 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0 (4): 9-15.

希夏姆.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培训的现状与前景——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为例 [J]. 国际汉语教育, 2013 (1): 8-13.

郑航, 张连跃, 刘敏. 基于同侪合作的本土非母语国际中文教师自我效能感培养模式初探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3 (4): 65-74.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Egypt

CHEN Yujie¹, CHEN Hong², ZHENG Maosen³

Xiame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School¹;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²;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³

Abstract

The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community in Egypt has gradually grown and evolved, becoming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behi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Egypt and analyzes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supporting their development: a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as resulted in a stable teaching workforce; a cohort of distinguished Sinology experts; overall teacher quality is relatively high and enjoys elevated social standing. Factor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eaching professionals includ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ino-Egyptian friendly relations, government emphasis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obust support from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institution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bachelor's, master's, and doctoral training, as well as a well-established teacher development mechanism. However,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Egypt encounter challenges such as weaknesses in phonetics, Chinese character knowledg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utdated Chinese teaching methodologies; inadequa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resources; lower job satisfaction for some teachers, leading to occupational burnout; insufficient depth of reflection and limited enthusiasm for pedagogical research. Finally, it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rom three levels: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Key words

Egypt; loc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Belt and Road; teacher education

作者简介

陈郁洁,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陈宏 (通信作者),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语音学。

郑懋森,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